

中国新实力作家精选
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散文
张海君、总策划

我们身边的 空缺

高安侠◎著

空缺不时地提醒我们生命本质上的悲剧，那些引人注目的、不引人注目的空缺是每个人一生无法躲过的遗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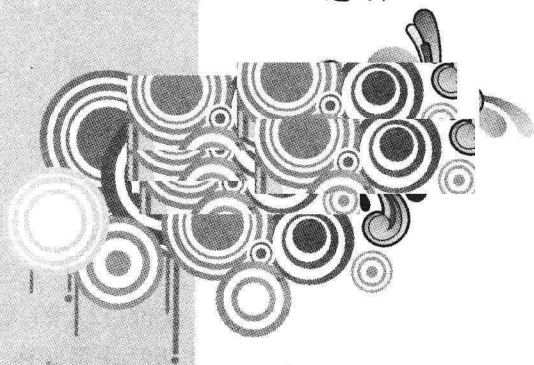
知识出版社

中国新实力作家精选
当代青少年必读的精品散文
张海君、总策划

我们身边的 空 缺

高安侠◎著

空缺不时地提醒我们生命本质上的悲剧，那些引人注目的、不引人注目的空缺是每个人一生无法躲过的遗憾。



知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身边的空缺/高安侠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 - 7 - 5015 - 6300 - 5

I. ①我… II. ①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6151 号

总 策 划 张海君 李 文
策划编辑 马 强
责任编辑 马 跃 范 钧
责任印制 张新民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 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厂 三河市延风印装厂

开 本 1/16

印 张 14

字 数 180 千字

印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15 - 6300 - 5 定价: 27.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临河而居

聆听壶口	3
面对草原	5
正午阳光下的秦直道	9
白城子	12
黄河的细节	17
古渡甸的黄河	21
荒 原	27
劳山之美	31
陕北的桥	34
天尽头	40

第二辑 雕刻时光

金黄的豆子	45
深秋里的祖母	47
光 阴	53
丢失的家乡	56
风吹过童年	59
西拉塔拉	62
弱水三千	71



第三辑 行走大地

清凉寺的钟声	77
我的海	80
金沙江的智慧	83
什刹海·时光片段	84
寂寞五当召	88

第四辑 乡村之绿

邂逅	93
春天	95
诗意村庄	97
乡村之绿	100
树的箴言	102
我们的夏天	105
访山	108
花事	110

第五辑 体内的光芒

城市鸡	115
生日	118
敌人	121
欲望	123
爱情伴生矿	126
小马过河	128
民歌里的爱情	130
阅读安徒生	133

第六辑 长河之忆

另眼看孔子	139
武则天的胸怀	142
关于西施	145
海瑞的悲剧	147
寒窑守望者	150
读柳永	152
破译传说	154
嗟来之食,你吃不吃	158
追忆英雄	160
走过青冢	162
完美的背后	164

第七辑 温暖岁月

老钟的瓦子街	169
老景的田园	172
卖瓜子的女人	175
有财两口子	176
二 害	178
陕北人的年	180
追梦人	182

第八辑 瞬 间

所谓恩爱	187
我们身边的空缺	188
瞬 间	190
趁一切都来得及	193

❁ 表演生活	194
灾难中的深情	196

第九辑 红楼隔雨相望冷

香菱,偶然决定命运	201
鸳鸯,没有未来的人	203
平儿,夹缝中的艰难求生者	205
尤二姐,美丽对于弱者是一种祸端	208
尤三姐,我的爱情我做主	210
小红,给点阳光就灿烂	212
刘姥姥,求人是一门艺术	215

第一辑
临河而居

聆听壶口

对壶口，我始终敬而远之，原因是它的名气太大。以我的经验，许多有名的事物往往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比如名人、名牌、名胜。众口交誉的西湖，在我看来仿佛是艳冠天下的名妓，少了风骨，多了风尘；如今少林寺的和尚们骑着摩托，拿着手机，再也难见当年慧能、神秀的风度。

多年来，我与壶口比邻而居却从未想过访问。它出它的名，我过我的日子。一个偶然的原因，去了黄河畔一个荒村，与一位古稀老人闲聊说到了壶口，老人嘬着烟袋，闲闲地说：“过去在茶坊都能听到壶口的水声。”

我的心动了一下，被什么击中了似的。

在沉默中，我臆想是什么人听到的。那一定是个寂寞的人，在一个寂静的夜里听到大地另一端的心跳。

“现在听不到了，太吵。”老人静静地说。

我知道，仅仅为这一句话，终究有一天我会去寻找那条大河的声音。当我的双脚踩在冰封的岸边，朔风挟着大水的寒气与杀气扑面而来，像巨掌几乎将我击翻在地。壶口的大水在竭力地抛掷着自己，深涧里浊黄的飞沫像无数怒狮鬃鬣奋扬、跳跃奔突。上游飘浮而下的巨冰无可奈何地一头栽进深涧听凭大水的随意摆布，最后蜷缩一旁，在严寒中堆积成一座冰坝，以沉默对峙着大水的张扬。

我像一个白痴那么平静，在大水的抛掷中我也在抛掷着自己，我成为大水中的一滴，孑厉、傲慢、无羁、游离于任何规范之外。

此刻大地山川在颤抖中缄默，正是冰天雪地的季节，该死亡的早已死

亡，该沉默的都在沉默，只有壶口不知疲倦，在宣泄、在怒吼。立于高岸，从脚心真切地感觉到了来自地心深处不可阻挡的力量，仿佛脚下随时都有崩塌的危险。我又想起大河上游那个老人的话，那么是谁在茶坊听到水声的呢？他必定内心清空寂静，是游子、文人还是归客？

我一厢情愿地认定是个文人，瞬间我就是他，他就是我，多年以前正是我打茶坊路过。

多年以前，多少年呢？也许是一千年吧，我骑着一头蹇驴，颠簸在黄尘漠漠的古道，记不清这是多少回了，只知道这条路见证了我多次的失意。

那繁花似锦的长安城啊，天下莘莘学子云集一堂，热望一跃龙门，十年寒窗人不知，一举成名天下闻。考中的帽插宫花，骑着高头大马游行在朱雀大街上，夹道多少艳慕的眼光，光耀门楣，前程似锦，金屋玉堂，美人如花。

然而，成功从来都不是为大多数人准备的。那么长，那么大的金榜，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仿佛普天下的人名字都写上去了。只是，独独漏了我。

成功是人家的，我只能拨转驴头回乡。蹄音嗒嗒走在归去的路上，群山起伏的黄土高原仍是洪荒世纪似的，时间那么长、那么长。我在时间中行走，身后是时间，身前是时间。我并不急于赶到什么地方，也许我一生的目的就是行走。

我想这是我最后一次赶考，廿年青灯书卷生活，我将彻底放弃。该丧失的早已丧失，想得到的永不会得到。奇怪的是，心里并不伤感，倒只有解脱，不是说人生如梦吗？就当做了一个长梦吧。

暮色苍茫时刻，我投宿茶坊，南来北往的行客都在这儿歇脚喝茶。这是个热闹所在，奇闻轶事，官府公案，无所不包，但热闹是人家的。我躺在榻上，看天光是如何一层一层暗下来，辽阔的暗蓝吞没了一切，天地归

于宁静。我又将是一夜无眠，什么也想，什么也不想。

听，是什么声音，渺远而清晰，从地层深处传来，是大地的心跳吗？内敛而张扬，像呼唤，像呐喊；我的心脏伴着那隆隆轰鸣开始共振，一刹那，电光火石一般，是大河！那一刻我不再是我，不再是那个一再落榜的倒霉鬼，我跳下床榻，鞋都来不及穿，奔出门找那个声音。在高高的山岗，风从远方刮来，带来远方的消息，是了，一定是那条大河！我甚至在黑暗中看到，它无路可走——前面是万丈深渊，但没有什么能劝它回心转意。

高处的跌落，让庸者一蹶不振，但对于非凡的大河，这一跃却让它的生命迸发出迷人的彩虹。

在无边浓密的黑夜里，大河什么也没说但什么也说了，我什么也看不到但什么也看到了。

之后，又是一千年，在命运的轮回中历经几世几劫，我又来到世间，站在壶口的高岸，临风而立，聆听大河的箴言。

面对草原

—

当我的双脚踏在草地上，目光所及是无边的辽阔与平静，哪里都不是路但哪里都可以走，哪里都不是床但哪里都可以躺。规矩惯了的人往往会茫然，像鸟笼里养熟的鸟儿，即使你把整个天空给它，它也不知道怎么飞翔。

草原最简单但又最丰富，就像一些朴实的话本身便是真理。面对蓝天

绿草白太阳，我像一个孩子打开了一本奇妙的书，但是什么也看不懂，只好细读草原上盛开的野花。

野花虽然细小，可是每一朵都那么骄傲地仰着笑脸，没有任何一朵花嫌自己不够美丽而自卑得拒绝开放，淡紫的摇对对花，浅黄的蒿娥，绯红的野菊花通通肆意而侈奢地开着，理直气壮地开着，仿佛一种奉献自己，挥霍自己的欲望在支配着它们，每一朵花都坚信自己是最美，其实美不美已经不重要了，一朵相信自己的花，你又有什么理由说它不美呢？

宽厚沉默的大草原从不拒绝任何一种花，在这里花朵简单得动人，草原丰富得动人。

任何一个容得下异类存在的地方都一定如草原般美丽。

二

实在不忍让坚硬的鞋底踩伤这些骄傲的花朵，我脱掉鞋袜，跣足而行，感觉脚下的花草有血肉有骨骼，我臆想它们正用我的耳朵接收不到的波长大声呐喊：疼死了，疼死了！

可低头望去，那些刚刚被踩的花草马上弹跳起身子，摇摇脑袋，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儿，我想起来了草原的花儿毕竟不同于城市温棚里培养出来供卖钱的花儿，没有那么娇贵。想那野花都是经过牛羊嘴巴的浩劫，蹄子的践踏，早已将坚韧注入遗传基因。

看来我真是杞人忧天，望着在天风中摇着脑袋的野花，我笑了。

三

一路上到处都是花朵，大片大片燃烧着的野花排山倒海呼啸而来，那么狂热那么挥霍，就像一个人把一生的热情耗尽于一个季节。我在草原腹地眺望远方，前面缓坡上浮起一层紫色的雾，诗意而忧郁。走近才看清那里开满了紫色的野花。这不知名的野花每一朵都是由无数细小如米粒的花

组合而成，整体像一个紫色绒球，不出众但可爱。出于喜爱，我折了一枝下来，插在我的手提袋里作为装饰，过了一天，到晚上收拾行李，居然发现这小绒球依然不见丝毫衰颓模样，我并没有在意。过了一夜起来，看见被我随意扔在桌上的花还是与昨天一模一样，我忍不住擎它到窗前细细端详：每一朵米粒大小的花朵仍倔强地绽开，如果散开来看，它们毫不惹眼，估计不会有蜜蜂、蝴蝶访问。但无数小花朵组合起来却相当美丽，尤其在草原上一大片一大片地盛开，好像为赴一个宴会而隆重打扮的女子，即使算不上天生丽质也是娇俏可喜。

一连四天，我一直带着它旅行，它淡淡的紫色一点一点消失但形状还是一点儿也没有变，细小如笔尖的花瓣还是充满期待地张开着，希冀与蝴蝶蜜蜂有一场邂逅。

我终于意识到我犯了一个大错，我如此轻易折下了它，使它离开了属于自己的那片草场，也失去了传播花粉，孕育种籽，繁衍后代的机会。尽管它枯萎得那么慢，那么慢，那么不甘心。

而我仅仅以爱的名义占有了它，又毁灭了它。对一朵花而言若是真爱便不可占有，那么对一个人呢？

四

走着走着累了，随便躺下来，天那么大，白云走得那么慢，比时间都慢，眼睛随便往哪个方向望去都不会被挡住视线，草原的平静与坦诚，消解了许多重压，感到自己变成了一棵在风里摇头的草。

面对草原，心灵逐层打开，我变得脆弱如水。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袭击下，被击懵了的我随波沉浮之后被抛弃在岸边。当初不怕的如今都怕，当初不悔的如今都悔，回过头来看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开始像一头牛一样反刍苦难。苦难不像幸福可以分享，苦难是属于自己的，别人无可分担。真的希望有上帝，我愿意像个孩子一样扑在他怀里放声大哭，但是没

有上帝。在喧闹拥挤的城市中已经不能够用流泪来表达痛苦，因为它流露一个人的本真和软弱。

就这样，我躺在草原腹地肆无忌惮地哭泣，这里不会有人听到，我也用不着装佯，在宽厚如母亲，坦荡如朋友的草原上，我的怯懦和无能卸去了一切乔装，那么唯一可做的就是哭泣。

回想当初并不是灾难打倒了我，而是忧虑打倒了我，在行走的路上，背着巨大的忧虑，无法不失败，一个被自己打倒的人，比被对手打倒的人更不容易站起来。面对灾难，我无法不忏悔，也无法把痛苦的根源一把推给别人，指责说一切都是他者造成的，而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天真纯洁的上帝的羔羊，我并不像自己希望的那么纯粹，我的灵魂也并不那么一尘不染，他者的自私、贪欲、嗔怪我一样也不缺，那么我又有什么权力一味责怪人心的险恶阴暗。

我的生命在我的命运里行走，我知道这是无法抗拒的，一切过去的和将来的同样无法抗拒，我想这样也好，一个人若没有了自己的痛苦，自己的愤怒，自己的欢乐，自己的幸福，自己的希望，自己的失意，那么在千人一面的人潮中拿什么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就让该来的都来吧，像呼啸而来的草浪一样挟裹着自己向前，不管自己对这场命运之旅是否表示赞同。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之旅，在命定的轨道中彼此无限接近但绝对无法交流，尽管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总结出许多经验，我也读过前人关于人生的许多箴言，知道了那么多道理，但最终还是无法改变一切错误的如期发生。

等到累了，仰面看着天，天还是那么大，那么大，我想其实一个人的心灵要像天空那么广阔未免太浪费了，只要心灵能像草原一样辽阔就已经足够了，那还有什么容不下，还有什么块垒难以消解。我想起一句话：如果你在困难面前怯步，不妨请教大自然。

正午阳光下的秦直道

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物虽近在咫尺，甚至渗入了我的生活，但是和我无关，而另外一些事物与我毫不相干甚至远隔千里，但是，它与我有关。

我是从很多人那里听过秦直道，人们纷纷传说着它的伟大和神秘。它被美誉为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我看来，秦直道似乎更具有别一种象征意义，它的存在似乎在证明一个民族的集体性格在没有被温良恭俭让的铁律打磨成纹路清晰、四角光滑的鹅卵石之前，内心充满着雄心与激情，野性与梦幻。它是一个民族年轻时期的记忆。中国历史上诸多奇迹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

如今，在远离人间的子午岭上，在劳山厚重的林海中，秦直道沉睡于历史的深处，荒榛野草长满周身。它远离这个世界，并不在乎谁在赞扬它或者关注它。

去探访秦直道，如同探访一个德高望重而又从未谋面的人，隐隐地紧张、好奇和激动。我们沿着富县葫芦河溯流而上，一路颠簸进入了子午岭。富县古称作鄜州，据说这个“鄜”字是专为此地而造，如今，在一切都被简约化的时代，鄜州被简化成富县。氤氲着的古典气息也像酒精一样挥发得一干二净。记得在一次文学研讨会上，一位老作家提到富县的古称鄜州。很痛心地说，多么好的名字啊！为什么要改呢？那是杜甫诗意的鄜州啊。

六月的鄜州，农人在地里插秧，稻田里倒映着青山和白云，让人疑心

走进了江南水乡。那高高卷起的裤腿、深深弯下的腰，告诉人们粮食的来之不易。今年国内发生大面积旱情，在每天的气象预报上，看着那大片大片的橙红色，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惶恐。

面对烈日下辛勤劳作的身影，我的心里充满感激和敬重。

子午岭苍苍莽莽的林海渐渐向我们奔涌而来。进入林海深处才惊觉，对于陕北，人们了解的太少。眼睛的局限，使我们把有限的视野想象成整个陕北。其实陕北是丰富的，不仅有起伏的丘峦沟壑，还有密密如织的原始次森林，成片成片的森林简直令人疑心永远走不出去了。

双脚踏在秦直道上，由脚掌向心脏传递来一股无法言说的踏实和安稳。那份熟悉感和放松感，就像回到故乡土窑洞里，躺在睡了几代人的大炕上。我蹲身下去，用手掌细细抚摸大地。每一棵细草，每一粒碎石都有故事，向我传递着岁月里密集的信息。似乎能听得见无数声音在耳边喁喁诉说。

放眼望去，高高的子午岭上，几乎是一马平川，如砥的秦直道与地平线相接，无比的坦荡与宽阔，和子午岭崎岖的地貌形成鲜明的对比。当年，正是在这条大道上，北击匈奴的壮士立于高高的战车，一手持剑，一手挽缰，铁蹄铿锵，大纛翻飞，滚滚黄尘遮天蔽日……

我忽然想这人迹罕至、地貌复杂的地方，为何直道不偏不倚刚好修在子午岭低丘陵地带。是谁教会了秦人精准的大地测绘技术？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也许同行的人都是被唯物主义洗过脑，没有人相信是秦人借助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说一定是秦人手拿罗盘针，翻山越岭几番勘测。对这种说法，我很怀疑，子午岭一带现在仍然是荆榛密布，杳无人迹，更不用说两千年前了。如果坐在飞机上俯瞰山川走势，也许能一目了然，但身高不过五尺、视野不出五里的人，要想勘定最佳线路无疑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冥冥中支持。

历史因人而鲜明、生动，一个伟大的历史遗迹除了让后人赞叹古人的